

俏医生的冷面幽默VS金龟男的“流氓”本色，
真爱大战，要你好看！



来吧，医生

LAIBA,
YISHENG

来吧，医生。
让我带你踏上今生命定的旅途，
带你看沿途的风光，是怎样的独特而美好……



来吧,医生

LAIBA,
YISHENG

如是问 著

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来吧,医生/如是问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 2009. 9

ISBN 978 - 7 - 5054 - 2233 - 9

I. 来… II. 如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5920 号

来吧,医生

作 者 如是问

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

责任编辑 王 磊

特约编辑 成 美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八牛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

订购电话 (010)68413840 68433213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341 千字

印 张 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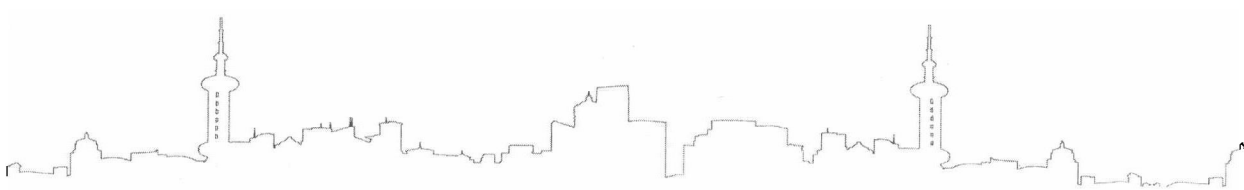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2233 - 9
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题 记

我是个好古成癖的人，一直固执地认为只有古体诗才能真正称之为诗。

而在所有的现代散文诗中，最喜欢的是戴望舒的《寂寞》。我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首诗。

寂 寞

戴望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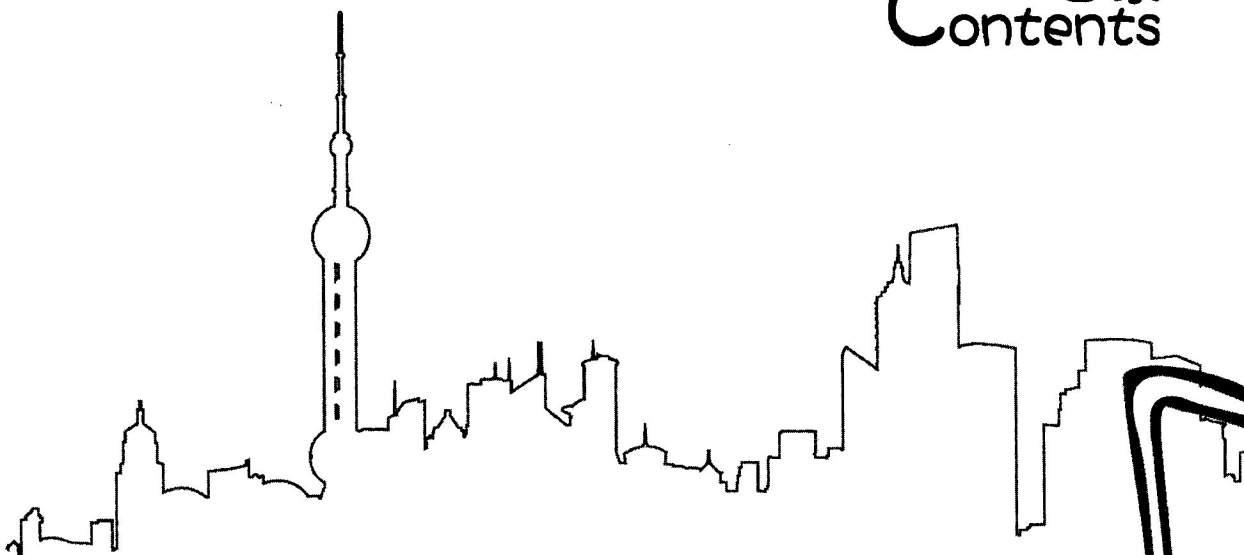
园中野草渐离离，
托根于我旧时的脚印，
给他们披青春的彩衣：
星下的盘桓从兹消隐。

日子过去，寂寞永存，
寄魂于离离的野草，
像那些可怜的灵魂，
长得如我一般高。

我今不复到园中去，
寂寞已如我一般高：
我夜坐听风，昼眠听雨，
悟得月如何缺，天如何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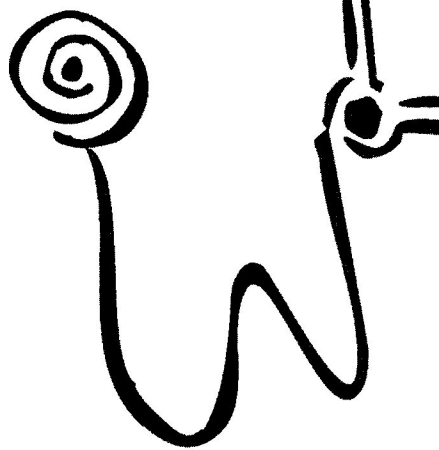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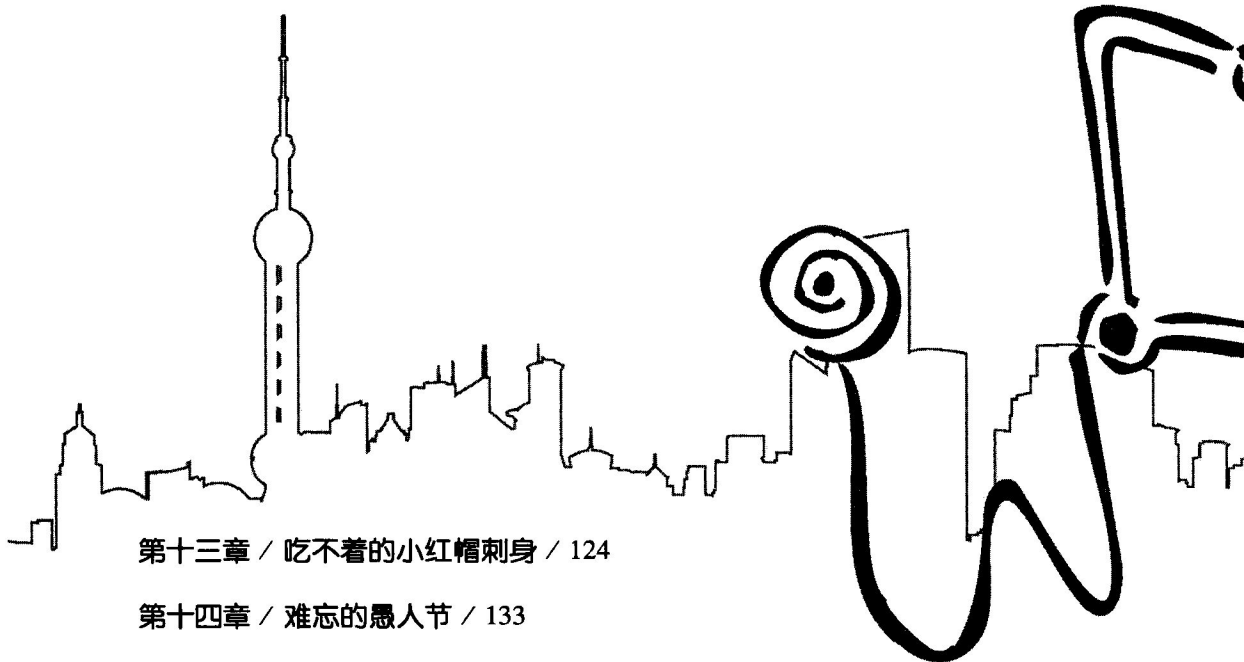
Contents 目录



题记

- 第一章 / 程雨非的江湖 / 001
- 第二章 / 苏一鸣的战场 / 008
- 第三章 / 童话拉开帷幕 / 015
- 第四章 /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/ 023
- 第五章 / 缘分这东西需要巧合 / 040
- 第六章 / 程雨非的冷幽默 / 051
- 第七章 / 苏一鸣的无耻行径 / 060
- 第八章 / 钟远的心思 / 070
- 第九章 / 咖啡店的巧遇 / 079
- 第十章 / 情人节的梅花 / 090
- 第十一章 / 无辜夭折的旅行计划 / 099
- 第十二章 / 一只钱包引发的风波 / 113





第十三章 / 吃不着的小红帽刺身 / 124

第十四章 / 难忘的愚人节 / 133

第十五章 / 豪宅之居大不易 / 140

第十六章 / 苏一鸣的幸福生活 / 152

第十七章 / 钟远的过去 / 176

第十八章 / 一个绝世大美女 / 201

第十九章 / 真正的裂隙是一开始就存在 / 222

第二十章 / 真正的爱情是在失去后才知道痛楚 / 23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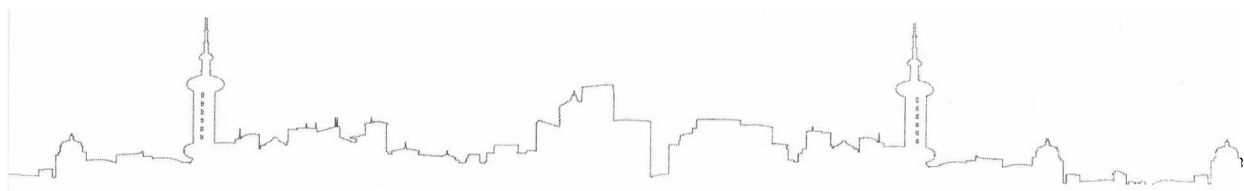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一章 / 真正的痛苦是满怀希望时忽然绝望 / 237

第二十二章 / 真正的曙光是在最黑暗的时刻出现 / 260

第二十三章 / 所有的绚丽终将归于平淡 / 277

第二十四章 / 番外花絮 / 285





第一章 程雨非的江湖

程雨非噗地吹灭了生日蛋糕上的蜡烛，心里多少有些唏嘘。整整 29 周岁了，摆在前两年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剩女，到了 29 岁的“高龄”，除了一份稳定得没什么刺激的工作，自己几乎一无所成。

“呜——”边上几个女人狼一样欢呼嚎叫，程雨非用有些湿润的眼睛瞪了一眼她的“闺蜜”们。除了跟她一起合租房子的田添，剩下的都是她的同学、同事，都成了家。成家以后的闺蜜就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再是一个电话就能够雷厉风行地召集过来，个个开始推三阻四了。常常只有在她们的老公晚上有应酬，不得不“单吊”的时候才能约请到。

“非非姐，刚刚许的什么愿？是不是希望钓到个金龟婿？”田添笑嘻嘻地看着程雨非，眼神迷离，一脸向往。

“噢噢！不要金龟婿！那些金龟婿很多都是 ED！非非要个猛男！床上功夫特棒的那种！”彭红大声尖叫。

“女娘们”停顿了几秒，再次呜呜狼嚎。程雨非有些窘迫地看了看彭红，“不要染黄了祖国的花朵啊，黄姥姥！田添还是个小姑娘。”

医院也是个特殊的江湖，有些奇怪的江湖定律，其中有一条：外科出帅哥，内科出美女，妇产科尽出彪悍男女。

彭红就是彪悍的妇科女医生的典型代表，声如洪钟，走路如风，出口成“脏”，言必染黄，人称黄姥姥。当然只是在程雨非她们这个闺蜜小圈子里这样称呼。可是黄姥姥嫁了个十分优秀的老公，英俊儒雅，白净斯文。

于是程雨非对黄姥姥唏嘘道：“真不知道你老公怎么能够忍受你！”

黄姥姥满不在乎，咧开大嘴一笑，“知人知面不知心！非非你不知道，我只是个香蕉，他却是个鸡蛋。”

程雨非没听明白，因着彭红一贯的“惊天地、泣鬼神”的言语风格，立刻很不纯洁地联想到了了一根香蕉两个蛋这样色情的东西。然而接下来彭红竟

然很纯洁地说：“香蕉嘛，黄皮白心，我的心灵还是很纯洁的；鸡蛋嘛，白皮黄心，表面上人模狗样，其实是一肚子坏水……”

程雨非彻底晕菜。但是不管怎样，那两人的相爱还是有目共睹，令人称羡的。程雨非于是不再多话，只是替好友欢喜。

至于妇产科男医生是怎样的彪悍，程雨非只能用自己医院的几个妇科主任来举例说明。妇科大主任据说跟妇产科所有适龄女医生都谈过恋爱，兔子专吃窝边草，一个个谈的，一点都不浪费时间跟资源。后来去了大洋彼岸镀金深造，数年后杀回医院继续吃窝边草，一个月便闪电般跟新来的一个年轻貌美的妇科小医生结了婚，于是他出国前最后一任女友被打击得立刻请了长病假。这个人的名声，在程雨非她们这个圈子里是如雷贯耳。当年他从美国回来，程雨非还在读研，彭红硬是拉着她过来看这个强人。两个人在妇科病房走廊上假装看墙上贴的健康宣传栏，实则是在等着观赏极品情圣。足足把宣传栏上面的子宫肌瘤、月经不调看了七八遍，那人才姗姗地从病房里出来。结果令程雨非非常失望，长相十分普通的男人，没看出有任何魅力来。很多年来程雨非一直很替他担心，不知道他面对着科里自己的一堆前女友怎样管理。

还有一个主任是穆淳的博士同学。据说他读博士时曾经带了个小姑娘回来过夜，晚上叫得声振林越、响遏行云，整个博士楼为之颤抖。没人知道那一夜楼里有多少博士披衣起床，踟躅彷徨，举头望月，低头思乡。只知道那夜以后的几天，博士楼掀起了一个返乡探亲的高潮。

至于还有一个主任……人家的隐私，不说也罢。不过彭红是这样评价她们妇科三巨头的：一个大情圣，一个色情狂，一个同性恋。

第二天一早程雨非跟田添出门上班。已是初冬，寒风吹得常青的香樟树叶簌簌地响。田添拉了拉头上俏皮可爱的鸭舌帽，继续昨天的话题，“非非姐，新的一年马上要来了，新年新气象，我们一定都要找到个金龟婿！”田添是程雨非同学梁卫的表妹，毕业后来到大都市投奔表哥，梁卫帮着找了个私企文员的工作。家里不放心她一个人独住，梁卫于是找到为数不多的单身同学程雨非，将表妹安排着跟程雨非合租房子，也好互相有个照应。小姑娘只有二十二岁，全身洋溢着青春气息，圆圆的绯色面孔，就像一只鲜艳的红富士苹果。

程雨非在心底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田添，我已经是剩女了，不可能找到金龟婿的。打个比方，田添你是个红艳艳的富士苹果，而我就已经是一个有些憔悴失水的黄香蕉苹果了，再过几年我就是皱巴巴的老太婆苹果。你想，满大街的红扑扑、水灵灵的红富士，间杂着我一个黄香蕉，如果都卖十块钱一斤，你要是男人，你会选择买哪种苹果？所以，我只能降价出售，卖个五块、三块的，找个稍微次点的男人。”

田添不服气，“怎么会？我要是男人一定会选非非姐！说话有意思，为人又可亲，学历又高，工作又好……那些男人会发现非非姐其实不是黄香蕉苹果，而是个猕猴桃，营养很高，味道又好……”

程雨非闭上了嘴。她很有自知之明，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价值。既不会自视甚高，也不会妄自菲薄。虽然是个剩女了，不过还不至于次到饥不择食。至于连苹果跟猕猴桃都分不清的男人，她还是决定敬而远之。

可是怀春的小姑娘继续做着美梦，“……就像我们的老总，长得又帅，为人和蔼可亲，又有钱，还是个‘海龟’，很有品位……最最重要的是他是单身，这样的男人，就很完美，是一个‘金海龟’！”

程雨非在心底笑了一下，她也有过像田添这样的年纪，做着很多不切实际的梦。每个女人都有过成为灰姑娘的梦想，田添每个礼拜都要吃一顿南瓜，就是希望有一天会有一辆南瓜马车载着她找到一个金龟王子。程雨非每个礼拜也会吃顿南瓜，完全是因为适当吃些粗粮有利于身体健康。

就这样两个人走到了公交车站。车站上人来人往，十分热闹。田添还在唧唧呱呱做着白日梦，看着周围路人都在听热闹，程雨非有些难为情。什么东西在边上矮矮的冬青叶子上一闪，程雨非顺手将它抓住，递给田添，“一个金龟，送给你。”

田添终于从白日梦中醒来，看了一眼手里的东西，兴奋地尖叫一声，“好兆头！一个金龟……子！看来非非姐你要走好运找到一个金龟婿了！”那只倒霉的金龟子忽然换了个陌生环境，有些迷惘，暗暗后悔不该在这么冷的冬天这么早起床，遇见两个花痴女人。它在田添手心里转悠了好几圈，终于笨拙地张开翅膀飞了起来……

程雨非迅速跳上公交车，对田添挥了挥手。金龟婿……哪壶不开提哪



壶，不过不能怪田添，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心伤。

她记得跟穆淳分手的那个春天，彭红跌脚大叫，“哎呀！非非你好傻！怎么就这样放手了！就这么丢了一个金龟婿！”

穆淳是个金龟婿，这点程雨非心知肚明。外科医生不管是在院内还是院外的婚姻市场，都是如假包换的金龟婿。一来外科帅哥多，二来外科医生钱包鼓。穆淳是外科众位帅哥中的佼佼者。他穿上白大褂那么一站，极其精准地演绎了“玉树临风”这个成语的精髓。他是脑外科医生，这是外科医生里收入最高的一群。而外科医生的平均收入，常常是内科医生的好几倍。事实上，穆淳是医院里众所周知的四大公子之一。每个医院都评选自己的四大公子，基本上都是外科医生。四大公子的称谓，考核的不仅仅是相貌人才，还有能力和家世。穆淳自己是博士，手术做得好，而且出身名门。医院有医院的规矩，出身豪门未必得到大家的仰慕，但是出身书香门第则肯定受到所有人的青睐。穆淳的父母都是名校教授，他的父亲还是工程院院士。这点足以让所有人眼红。

可是现在程雨非将这个金龟婿弄丢了。她难过地擦了擦眼泪问彭红，“怎么留？”

彭红继续跳脚，恨铁不成钢，“蠢蠢蠢！想办法跟他上床啊！女人就这点香甜，得让他吃个够啊！让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这点香甜，他才能够念着你！”

程雨非哭得更凶了。在学业和工作中，她是聪明的、理智的；可在生活和感情中，她又是有些迷糊的，有时候犯点小傻。她是喜欢穆淳的，也不是墨守成规的偏执女人，她愿意把自己送给穆淳，如果他主动要的话。然而穆淳总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，他没有要，所以程雨非也没有主动献身，毕竟她还是个很骄傲的女人。况且，她觉得，反正她跟穆淳总会结婚，这是迟早的事情，又何必急在一时？

可她想不到，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化着。即便是铁板钉钉的事情都会横生变故，更何况她跟穆淳也就是三年的纯洁恋情。

医院里也有着自己的爱情定律。其中一条就是：护士爱医生，尤其爱外科医生。很多护士十七八岁就开始工作，踏足江湖，个个年轻美貌，心理成熟。这种优势根本不是读了本科再读研究生、年纪一大把的书呆子女医生们

能够企及的。

其中手术室的护士，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让手术的外科医生赏心悦目，个个貌美如花。尤其是一双美目，应该是在美容院精心修饰过，眉若春山，目似秋水，露在口罩外边，风情款款。而且还特别温柔，在医生们做手术的时候给他们擦汗，肌肤相亲，那种旖旎，绝对比什么红袖添香更加刺激。年轻帅气的外科医生就这样日日面对着这一双双翦水双瞳，日日享受着美女们的温柔，不动心起意，似乎是很难的。

程雨非记得那年春天穆淳低着头对自己说：“……对不起，非非。我做了错事，我要对她负责……”

这句话传递给程雨非两个信息：一是他肯定跟那个女人睡了；二是他想清楚了要分手。这让程雨非既骄傲又颓丧。骄傲的是，她的眼光还是不错，看中的是个负责任的男人。颓丧的是，她的男人还是一样俗不可耐。原来在他心中，三年的感情真的比不上一夜的恩爱，三年的感情可以不负责任，一夜的疯狂却需要他负责任。

于是程雨非就很大度地哦了一声，转身离去，留给那个男人一个坚强的背影，回头跑到彭红家里哭得几乎晕厥。那个春天，在彭红一声声的责骂声中，程雨非的幸福世界土崩瓦解，她的完美爱情溃不成军。

穆淳跟所有男人一样旧情难忘，一次次偷偷在程雨非身边晃来晃去，逮着会诊的机会就到她的科室里招摇，虽然以他的资历，根本不需要亲自出马了。他有时候会悄悄地问她有没有困难，要不要帮忙，也会向她解释自己当年的荒唐。

“非非……你知道我无法抉择……你很坚强，可是她很脆弱……你有学历、有能力，可是她除了我什么也没有……所以我……”

程雨非立刻嫌恶地转过头，大家都已经是成人了，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断就断了，怎么还跟琼瑶笔下的男人一样婆婆妈妈？

于是程雨非在一个恰当的场所，当着穆淳的面评论一个男人道：“我最讨厌这种唧唧歪歪、婆婆妈妈的男人！做了的事，泼出的水！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事！”

那次以后，穆淳便从程雨非身边彻底消失，他终究还是个聪明的男人。

程雨非跟穆淳分手，在医院里也一度上了八卦新闻的头版头条，但很快就下了榜。因为另外一条新闻在医院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一个挺老实木讷的内科医生跟一个同事搞起了婚外恋，他的老婆自杀未遂，被送进了自己的医院急救。于是这个倒霉医生的婚外情曝了光不说，他的小姨子还火上浇油地赶到医院，当着无数医生和病人的面掌掴小三儿医生。不过整个事件里最强悍的是那个小三儿医生，被人当众掌掴以后还正常地将自己的班上完！

本着好事不出门、坏事传千里的八卦精神，这件事情立刻以惊人的速度在医院里传播，很快搞得路人皆知。两个人立刻成为医院里的人气明星，无聊的医生、护士们排着长队，一拨拨地来到相关科室，找出各种借口参观两个当事人。

有好事者摘录了几句彪悍语录如下：

一住院医生道：靠！这小子有潜力！以后可以做主任！现在就要巴结巴结，免得以后巴结不上！（医院里很多科室主任都传过各种各样的绯闻）

心内科主任道：你们一定要带我见见这个小三儿医生！我要把她挖到心内科来，我们监护病房的心脏病人病情变化迅速，就需要心理素质这么彪悍的医生来治疗……

医院里每年都会由好事者投票评出该年度八卦榜上的风云人物，年年不落空，越来越精彩。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个更比一个浪。那个原本老实木讷的内科医生就成功地当选了那年的风云人物。

这就是程雨非的医院江湖，三四千名员工，每天都或大或小地上演着各种戏码。人生如戏，她是戏中人，也是看戏人。

程雨非准时推开急诊室的大门，走进了她的江湖。今天是她值班的日子，希望病人不要太多，但是天气实在是太冷了，这么冷的天气，来医院的病人的病情都会很严重。换衣服的时候她又愣了一会神儿，其实她从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沦为剩女。她和很多因为过于出色而剩下的剩女不同，她对男人其实并不挑剔，也愿意跟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一起努力打拼，同甘共苦。关键就在穆淳身上，他太优秀了，耽误了自己太多时间，也挡住了众多追求者的步伐。跟穆淳分手后，程雨非做了一段时间的鸵鸟，醒过神来已经是剩女了。

这一天的工作果然很忙，几乎没有停过。到了晚上十一点多，来了个胸

痛的病人，心电图一做就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。本来这种天气确实很容易发生心脑血管意外，这个叫做王保国的病人稍微有些特殊，他是被某个夜总会的保安送过来的。

因为马上要动个小手术，而王保国的家属都在 B 市，没有家属不方便，病人给了个电话号码，说是一个朋友的。护士打了这个电话，叫这个朋友过来一趟。



第二章 苏一鸣的战场

苏一鸣下了车。他自认为是个低调的人，当初选座驾的时候一下子就挑中了大众辉腾，他觉得辉腾质量、性能也属上乘，却没有奔驰、宝马、保时捷那么抢眼，从外表看就是一帕萨特的样子。奔驰、宝马的中文译名都是神来之笔，所以帮助这两个品牌在中国家喻户晓。他就是嫌这两个牌子太惹眼、太家喻户晓了。看看媒体上到处都是宝马劫案、奔驰劫案，他立刻放弃了对这两个品牌的购买欲望。

苏一鸣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得上是富豪，但是他认为在中国做个有钱人一定要低调。国人仇富的心理很重，每年都有财富排行榜上或者苏一鸣身边的富豪落马，苏一鸣觉得就是他们太得瑟。很多富人都有原罪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，或许有人可以辩解说这与中国的体制等有关。可是你就不能把财富藏着点儿，别跳到政府眼里，别跳到公众眼里不行吗？苏一鸣看到网上有人解释什么叫酷毙了。就是说，你要是太酷了，就早晚有人把你毙了！

苏一鸣不希望被人毙了，所以他为人十分低调。苏一鸣很少买那些特别惹眼的奢侈品，可他有自己的那个圈子，在这个圈子里你还不能太寒酸，你得让圈子里的人知道你有家底可以玩，他们才能认可你，跟你做生意。为了两全其美，他动了不少脑筋。脑筋主要是动在男人必需的一些小饰物上，例如他的手表买的是宝珀，宝珀也是名表，但是比不上百达翡丽跟江诗丹顿那么有名。一个词，低调！

当然，其实他买这个表还有个原因。他的一个哥们儿在这个 SWATCH 集团，还混到了瑞士总部。苏一鸣去瑞士出差，顺便看了一下这个哥们儿，混得不赖，于是头脑一热就买了一块表。他想着支持欧洲经济，支援瑞士建设，或者至少支持一下这个哥们儿所在的 SWATCH 集团。

其实他心里清楚，欧洲经济不需要他支持，SWATCH 集团也不需要他做贡献。后来他跟陆野平边喝酒边剖析自己的内心，“其实就是想跟这个哥们

儿说，别看你在欧洲混得风声水起，哥们儿我在祖国也是活得有滋有味。我们中国不比任何地方差！”

陆野平一针见血，“别他妈的标榜自己爱国！不就是看着人家出息，想着跟人较劲。你小子的意思，我最清楚。其实你是想对他说：靠，你在SWATCH集团不是？你能买得起宝珀吗？我能买得起！怎么着我就是比你强！”

于是苏一鸣无言以对，郁闷地灌下了一大口酒。陆野平这老小子嘴下从不留情，可是自己偏偏就是喜欢巴巴地冲上去让他骂，心里郁闷，却也有着淡淡的欢喜。寻根究底，那老小子说的都是真话。

男人混到像苏一鸣这个份儿上，想听真话已经不容易了。自己的那个生意圈子虎狼遍野，一个个心里互相算计，面子上还要虚与委蛇，而且还不能让人瞧出一点勉强来。要真诚，绝对的真诚！他苏一鸣就是以对朋友仗义、真诚而闻名。至于自己那些下属，对他更是毕恭毕敬，一副奉若神明的样子，他也听不到真心话。

一阵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，他竖起了领子，裹紧了大衣。已经是冬天，深夜的空气中似乎充斥着扎人的小冰粒儿，呼吸起来都刺得鼻腔生疼。

他紧赶了几步，进了急诊的大门，没走几步就吓了一跳。病人很多，连地上都满满当当地放着一个个窄小的黑色担架，躺满了病人，跟个难民营似的。他偶尔也去附近的大医院看个病、做个体检，不过都是找熟人，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经历过看病难痛苦。J医院也是一家著名的三甲医院，没想到医院条件这么差。

还好，虽然病人多，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大部分都睡着了，整个走廊里还算安静，偶尔有些痛苦的呻吟声。就这样他一路到了急诊内科的诊室。

里面穿白大褂的医生不少，也有几个穿便装的人，不知道是病人还是家属，正在跟医生谈话。

“我是王保国的朋友，刚刚你们医院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得了心肌梗塞……”苏一鸣不知道该找谁，远远地冲着是一群医生谦恭地自我介绍。医生们短暂地停下了手里的活儿，好几个女人多看了他几眼。这让苏一鸣有些得意，他知道自己长得不错，又喝过洋墨水，还在跨国企业修炼过气质，再加

上后来纵横商场多年积累的财富壮胆，再怎么低调，在人群中一站还是很出挑的。

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医生“噢”了一声，“抢六的家属来了！你跟我来……”

苏一鸣习惯性地贫嘴道：“抢肉？我可没有抢过你的肉……”他忽然觉得跟一个小姑娘说肉不肉的有一些暧昧，就住了嘴。果然那个小姑娘医生嘟起嘴巴，爱理不理地带着他进了抢救室。

验证了同学路野平对自己的评价——重色轻友，进了抢救室苏一鸣首先看到的不是朋友王保国，而是一个面目清秀、身材高挑的女医生。挺年轻，却看不出具体年纪，然而苏一鸣毕竟是阅尽人间春色的男人，凭直觉猜测她应该是快三十了。因为她脸上虽然不失天真，却没有年轻姑娘的张扬。苏一鸣知道，近三十的女人都有种反常的娇艳，就像这个女人。

小姑娘医生恭敬地叫了一声，“程老师，抢六床的家属来了！”

程雨非回过头来，打量了一眼苏一鸣，很快将王保国的情况简明扼要地跟他说了，“……心脏的一根血管堵了，就好比前方在打仗，可是运输给养的道儿堵了，给养跟不上，一线的军队就要饿死。需要做个手术重新疏通一下，得有人签字办手续。”

“王总……这个，大嫂知道不？”苏一鸣偏过头问王保国。这点很要紧。王保国是自己最大的一个客户公司的老总，当初他是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搭上的关系。大学时他同一个寝室的兄弟于经文，在这个大公司做中层干部，就由他给苏一鸣牵的线、搭的桥。

商场如战场，错一步万劫不复。苏一鸣这次必须得让老王觉得满意，才能保证他以前下的种种赌注都不会白费，但是又不能让自己担上太大的风险。得确保万一老王出了啥事，他家人不能怪到自己头上。

程雨非替病人回答了，“字是病人自己签，你主要是办手续。病人家属都已经电话沟通过，你赶紧去交钱办手续，这个病耽搁不起。”

于是苏一鸣放下心来，赶紧抢着去交钱。一切都办妥当了，才向那位思路清楚、言简意赅的程医生道谢，还假惺惺做惊诧状道：“怎么会心肌梗塞？要注意些什么才能预防？”

程雨非看了他一眼，“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你朋友的心脏是被刀削掉了一

块肉。”她程雨非不是傻子，半夜三更衣衫不整地被夜总会的保安送过来，怎么会发心肌梗塞的？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？再说，这样子的病例她又不是第一次见到。

苏一鸣“唔”了一声，感觉这个医生说话挺有趣，不禁多看她几眼。其实王保国为什么发病他心里清楚得很。昨天就是自己为了博得他的欢心，把他带到那个非常著名的夜总会，甩了大几万让人好好伺候，至于怎么伺候他不管。然后苏一鸣自己开车先回了家，被子都没有焐热就被医院的“午夜凶铃”给揪了过来。

在抢救室里等着医生安排好一切把人送导管室手术的时候，苏一鸣忍不住点了一支烟，其实他的烟瘾不大，不过这么大半夜的，而且他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，实在是累得慌，就拿了一支提个神。那个之前带他进来的小姑娘医生啪的一个箭步冲过来，“喂！医院里不能吸烟！你有没有常识啊！”

苏一鸣迅速地灭了烟，他现在可以肯定是自己刚刚那句调侃的话得罪了这个小姑娘，前面自己办理手续的时候问她一些事情，她的态度就极其恶劣。其实苏一鸣原本犹豫过要不要叫个人过来帮帮忙的，可是为了在老王面前表现自己的一腔义气，他还是单枪匹马地颠颠儿跑过来，鞍前马后地忙碌。他现在真有些后悔，这医院盖得像迷宫一样，办个手续转三圈都找不着地方，就跟遇上鬼打墙似的。他想起了一句话，叫“望山跑死马”，现在似乎应该改成“望医院跑死马”。

于是苏一鸣有些委屈地蹙回老王身边，正好对上旁边程医生晶亮的眼眸，不由小声委婉地抱怨，“你们这里的实习医生真凶。”

程雨非直视他，“小何不是实习医生。”

“哦？她看上去……很小很天真。”苏一鸣的意思其实是说，小姑娘真是个小愣头青。

程雨非垂下眼睛，“书读得多了。学校跟冰箱一样，有保鲜的效果。”说这个话她就想起了自己，自己何尝不天真？又何尝不是因为书读得多了呆掉了？读书的时候穆淳就提出结婚，她想着等毕业了；毕业了又想着先让自己熟悉一下科里的业务……结果，业务熟悉了，男人也丢了。

苏一鸣再次觉得这个程医生说话颇有些一鸣惊人的味道。他想起了陆野平，忽然觉得有些醍醐灌顶。上次于绫文从B市过来，苏一鸣带他去找陆野